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臣等謹案晁氏客語一卷宋晁說之撰說之有儒言已著録是書乃其劄記襍論兼及朝野見聞蓋亦語録之流條下間有夾注如云右五段張某又云右第四段劉快活又有李及壽朋述志諸名氏蓋用蘓鶚杜陽襍編之例每條必記其所語之人所謂客語也其中議論多有關於立身行己之大端所載熙豐間名流遺事大都得自目擊於史傳六可互相參證其說或參襍儒禪則自晁迥以來家學相傳其習尚如是所與游之黄庭堅等友朋所講其議論亦如是此蜀黨之學所以迥異于洛黨亦每庸執一格相徑庭解經好為異說如以孟子所稱巨擘為即蚓之大者以阮入其苴之苴為肴白芷云豚之所甘皆有意穿鑿與王氏新經義何異乎免為通人之一蔽爾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與叔云古之學者純意於德行而無意於功名今之學者有意於功名而未純於德行至其下則又為利而學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為正

學者有益須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觀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殘生傷

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爲自老、晁璪本爲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爲觀其意已賢矣或謂其無斷不忍違嬖人之意是責之終無已也不明於始必不能善其終近習之難明唐之文宗去平公遠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未長因爲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爲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閽吏不得其賂詰旦以鏁損訐於公公曰鏁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於國則奢於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已物謂誠儉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爲則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爲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爲專意於卜數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輩往往如是

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於議古而短於議今工於知己而拙於知人范堯夫謂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故曰小人意智不可無但不使爾少年

晉有文投文正文正旣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爲人所容爲人所容則下矣

徐仲車云做仁且做仁未到得能反處仁到盡處然後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楊中立云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荅云心邪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蓋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絶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特勑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略云人君之學不在於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

石子殖說呂申公因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蘇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似寫唐人無益詩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爲謝梅叔云

初召者進君道十篇在進册前

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自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其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爲難行之說以要譽焉

至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悖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許冲元曾國公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釋氏謂火行爲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爲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螣飛鼠斷猿狼蟲嚙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非其道非其義則一介不可以取與如其義如其道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取與之大小皆所不論也

沈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與徭役以勞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雄雉刺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故詩云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恐只是男女怨曠之言非宣公遠於道故不能懷來也觀書不可著其言語當以意逆志如孔子於鴟鴞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乃得国家閒暇明其政刑之意子貢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孔子乃荅以繪事後素子貢乃曰禮後乎又曷嘗著其言語

無爲爲道有爲爲事是道常無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爲伯夷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

疑乎不恭也

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爲下惠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執無鬼論鬼爲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拔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未易論知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眞僞以傳質經之是非顏淵問爲邦孔子荅以文質之中是非之公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擘地以行呼之聲雖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拔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爲豎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致遠謂范宏甫知必在於事聲音貌象便須知因舉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范云不獨在已當知之受人之諂瀆尤當知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諸已斯信有諸已矣然後充實輝光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功處秪在有諸已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聞伯夷之風者猶如此子貢游夫于之門而貨殖何也中立曰久長難得人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如何中立曰對境不動難原明荅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眞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荅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可做得佛家事只可自做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亦可謂得人

湛傳正因鄆州梁山賊事責詞云汝不以龔黃爲心朕獨不媿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苑作使過太府寺錢六十餘萬詔令非特旨不得於諸處借支一中官援周禮進指膳夫內府之類惟王及后不會然之遂能

上書鄭谷雪詩爲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云輕飄僧舍茶煙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宮中皆不敢道着

胡學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緡以賻至完劉安世簡

子參至完者

荆公凡處事必要經據托人賣金零賣了銖兩不足甚怒元澤云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荆公論黃河冰牌常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閘客云黃河水非他處比擬冰下水流積疊而起閘無濟於事不能荅云云

新法戶主死本房無子孫雖生前與他房弟姪並沒官女戶只得五百貫鄧綰爭之荆公不從曰賢且道利國好利民好鄧歸謂其子云云

司馬温公作相以李公擇爲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

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掊刻之心也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秖是自治爲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默識得心而已又何須只管說然說人善猶可諷諭說人不善一等小人未必不聊學做人過必不善才言人過便自家已有些忿心若說人好則不好者自然分明不消說然既說這箇好那箇必不好又不如都不說更好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怒勝私故也佛氏說喜一障礙怒十障礙昔人自廉數貪今人自貪數廉

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也

荆公謂呂晦叔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賛戚之卿

荆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於天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官闕焉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畜也若雖近不褻狎雖遠不背戾該於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今幾日蒲城多少柳絲黃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爲非聖俞不能韓持國酷愛韋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云

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生晝永孤花表春餘相類心

元厚之許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職由罪廢姑去近司命自恩遷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梅聖俞舟中送人詩云只恐夜冰合爲君愁曉寒荆公送人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別意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寵辱若驚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人心動時言語相感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爲君而言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爲父而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父

陶朱公之遣子不從父言而子死郭汾陽得盧杞子用父之言而能全

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爲比曰管仲之器小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維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慎發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塗有餓殍而不知發魯公墓銘有云西方有興之句蓋取於此興戎興兵人常語也

張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決然之策乃曰亦一助也

張良以五世事韓爲報仇故使高祖以伐項羽非高祖用張良張良用高祖也

范增史所載者只有勸項羽誅沛公一事然沛公終不可誅縱使誅了沛公有天下亦隨而失之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下以逆天理背人情也沛公所爲皆循天理順人情而羽反此以取天下則范增之勸亦非當也蓋亦反其本矣

醯醢百甕王齋日三舉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
放子細何妨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可以觀志若功業則別論說大
人則藐之與我得志弗爲也事甚淺近孟子所以言
者恐與淺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說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
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遠云
恐此僞也非心迹之眞判子中云心迹固有判文中
子不當自謂也
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是疑
了問揀(林)難底問
豐相之持定幾叟兄弟見之下堦未畢進揖未荅下
畢到尋常揖處方荅
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　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
所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也
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處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爲不
得而有焉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十月
二十四日降聖節(起於廟朝仁)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又識事之機會臨蒐謂

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閑言語
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爲未免於罪也易吉凶與民同
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於無悔言無
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於夷狄後

孫莘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
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騏驥病沙晚鶺鴒寒謂祿
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叢篁低地碧高柳
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翻石壁
歸雲擁樹失山村老樹飽經霜梅杏半傳黃腰中一
字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甫因見此而有感
也蓋橘柚錫貢龍蛇皆禹之事也六花却在御榻上
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園人太僕皆惆
悵謂小人乘君子之器園人太僕養馬者不得賜而
爲假馬者得故惆悵也贈竇侍御詩云與奴白飯馬
青芻詩白駒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蔞
言秣其駒敬其奴馬如此則敬主人可知
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爲文王羑里作乃自臣罪當
誅兮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
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
責也

神廟愛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
所及

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作是

詩意已盡而語未絶故云而作是詩

神廟問陸農師疏布以冪八尊畫布以冪六彝何以別疏布對云疏取其氣達非密布也何洵直云疏勺可以不密乎

元祐間議祫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豈一時

弗損所以益之深甫云弗過必有以防之謂弗過爲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謂嘻笑不嚴故失家節深甫云重剛之卦自無嘻笑之理嘻嘻吁皆難意也

賊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怨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右五段張某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一切有爲法眞如性上顯現種種差別境界違順美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只有可減減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爲二不言則與之爲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論理論已之所當爲須從根本論論事論古人之所爲須就事勢上論

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衆人也無爲其所不爲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又能正其心者也如斯

而后可矣

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詩如葛覃螽斯序似有應是德爲后妃之德非謂文王后妃也

有諸中必施於事乃爲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乃爲善也

揚雄不識聖人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邵伯温曰此修爲事入道之門也若曰聖人之徒則可若以此爲聖人則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爲何人耶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何如此

子中曰問所不問辯所不辯如問鑄金皆無理德稱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敎人又其次也既不能行又不能言何以敎人蓋學不厭故能敎不倦

農師上殿｜神廟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礜石焉礜石之力比鍾乳十倍

王沂公筆録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罷賜茶方退范魯公質王宮傅二人前朝舊臣始具劄奏事不賜茶

西方興師歲用六百萬人命在外以此知富公以十萬和親於北爲利不細深甫云

好作爲者多計慮而久諳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輒也曰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幾叟曰其不類每

辯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
致一所當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實非迷理須頓悟事
須積習」
陳恒弑其君魯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
以燕伐燕也文帝殺薄昭太后不食如何天下重余
云道二義命而已義之盡斯可以言命矣」
潘岌行詞云敢於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諱改云乃
於移文犯吾國諱張天覺改云乃於文移有失恭慎」
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於
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賻粟帛熙寧
丁巳歲也」
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

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劒而衣短後之衣孟
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
化之異而入之善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
固窮節不與物競不強所不能自然守節」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
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
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
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
劉煇堯舜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
勇形爲四罪之誅大往往疑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必

有勇皆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字使性字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林述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林述中說五代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爲誡後爲忠義第一

王玠王密人頃嘗道傍食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煖蓋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唯煖則冷熱之物至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大冷熱皆傷陰陽之和

周吉甫天祐饒人云昔有人官廣南常疑家人食生冷物致瘴癘乃於廳前置一釜每買物必熟之而後遣之以故終任全家無得疾者孫正夫善衛生者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

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賛陽出滯使五藏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昔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帝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于庭各置水滿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貸爾之死於是作樂諠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唯知水椀不聞樂聲也今陛下閑時亦好如此莫待急時

潘渭老云學道須要心與性合心本是動一向逐心去即忘本性性本是靜一向守性則廢遇唯心與性

合則動中靜湛靜中明覺又云學道人須於動中求靜又不可爲動所以動失於流靜失於迷然動中之惑卒難覺省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佞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爲之事不如其已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寬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圖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者耶讀崔氏珎庖而謂能精於飲饌豈若調和適口習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

晁太傅迥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惟二饍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享然子宗楚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鬢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琁玗鍊情成性合天眞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

張思叔云荆公虎圖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美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無丹青是也

杜安世詞云燒殘絳臘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此問之荅曰重簷邃屋簾幕蔽擁不到黃昏已可以然燭矣

此詞乃荆公尊人作韓魏公嘗以此賞杜公時在座間語離席云乃王某作荆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

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

問世間各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點氣交至四更方至定（古四反劉快活）

望杏而耕以杏爲候也或改爲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爲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說云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三公以下例遷（遷遷）一階張說爲封壇使說壻鄭鑑以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大酺宴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爲泰水呼伯叔丈人爲列岳謬誤愈甚

即眞二字今人多以爲常談非也班固敘傳所載彪對隗囂之問指王莽曰傾擅朝廷能竊位號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

凡人所爲孰不欲是吝於改過者必曲說粉飾所爲以爲是是謂自謾古之所謂自欺者

子房勸帝王韓信而後禽之將欲奪而固與之意

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妙）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妙）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

知交價者爲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交價撰一箇有甚不得時及趙清獻不高聲文潞公未得力用乘崖食時魚是皆下工夫爲學者也

神廟時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二紙引見之日神考云有舉狀十二紙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請朋師朴入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述志

李師中送唐介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中杯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險塗難盡學須強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爲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眞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共財最是難事

神廟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天下也爲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

五代郭崇韜既貴而祀子儀爲遠祖本朝狄青人勸尊梁公辭曰予鄙人豈可以聲迹汙梁公

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荅云善念熟

問佛住世救一切衆生何於喂鷹飼虎而喪其生不計輕重也荅云慈悲心勝一念既發不暇卹其他

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

免舊溪高士笑天眞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屋太學和其韻云四牕滅盡讀書燈牕外唯聞步鐸聲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趂虛名因拂袖而去

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借官看便無事

呂許公常以澶淵之役問後進荅無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決勝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誰敢當其任者非親征不可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抑兼并

潛道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善惡混潛道極言之

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川笑之又問莫鏁應否對云某之應舉得祿而已（五甲舊法無出身）（暢第）

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爲誠非也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也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慮而後能得得者對失之名人爲利欲沉湎若失之者學者能慮而得之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並暢）

擇之謂事常怕有偏重處須用權以得中故廟堂之上論以持衡物來順應不務求名聖人能之吾輩須放過了應（定夫謂大山云）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論意誠心正身修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致知在格物非內外彌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

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聞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

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
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
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
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
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
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
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
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
言性也與五者異其亦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

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
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
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
小者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
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
不行
或曰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
之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
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慾色耳則慾聲口至鼻則慾香口則慾味體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好勝者滅理肆慾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

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嵓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人莫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

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惟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故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已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

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功立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易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爲聖人之志則然後可與共學能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審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威儀三百禮儀三千非絶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成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和爲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老子曰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
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
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
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不則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
而學者有無思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
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
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
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
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
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
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
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
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能進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講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文中子曰愚問荀子曰悖問韓愈曰外愚悖外皆非學聖人者也楊雄其幾乎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於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聖人因

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耶疑之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本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生平所觀書知手未觸衣稍華者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汙履雖穿如新皆出於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時有旨罷議依祖宗故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謂純夫曰大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爲溫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眞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范純夫爲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

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
申公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嬰
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二公亡肖中事矣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成不用又嘗託山
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宮扁改正餘數字以示山
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純夫寡言語不問即不言其後純夫子沖自嘗表扶
護歸過荆州見山谷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在
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爲諸人講解左傳一段乃出魯直
蓋受左氏學於純夫也
純夫苦河魚在告彭器資黄魚曾自來問疾欲退純夫
揖魚直立戶外與器資戶内言語移時復揖魯直略
無忤色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一疏上
之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云
某不復自爲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
易公者東坡別作一條和純夫月研詩云上書掛名
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
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純夫撰宣仁太后發引曲命少游製其一至史院出
示同官文潛曰内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詩也
少游直似柳三變少游色變純夫謂諸子曰文潛奉
官長戲同列不可以爲法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刋之說如
某但涉獵爲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
唐鑑一部 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
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沖見欒城先生於潁昌欒城
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
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純夫偶出見
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
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
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此
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辭謝而去

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純夫同年一日
來謁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是時
純夫叔在中書也純夫荅曰公望實審當爲監司朝
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
卿慙沮而退其子沖實聞此語因問白公曰說與不
說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吾故以
誠告之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青瑣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
請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
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
謂哲宗可諭與且爲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
行於是公不復有請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紬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思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詞誰校頭白今爲汗簡人鄭閎中祭酒閩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太學生上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戣故事不報公有詩送閎中云願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公稱閎中長者嘗論邊事閎中先生只是饒人

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夫有詩云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爲此也

溫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爲之當爲改竄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學也

溫公事無大小必與公議至於家事公休亦不自專

問於公而後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富鄭公在延潞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

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於家群從子弟畢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班御藥問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爲失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

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榜子與閽者云煩呈覆欲知曾到門下其後公爲諫議大夫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畏憚如此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劒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爲一布衣何爲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濫人以得預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劉莘老梁況之終於貶所因尚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既没不及再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冲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純夫諫疏多自毁去平生爲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行唐鑑公欲爲文移開封毁板後其子冲陳不可乃已純夫薦士後多貴顯人無知之者純夫子冲問歐公知聖俞爲深相與至厚然不聞薦引卒使沈於下僚何也公曰前輩不以朝廷官爵私於朋友故舊別作一條公言舊日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純夫著作郎兼侍講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問蜀公幷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爲路費自太母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

上書并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必規皆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殯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殯不惟安穩歲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後有自嶺外來者云

上人至今廟祀公於北山

純夫云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廟登遐追百官班徐王荆王皆在殿門外已聞禁中哭聲二王徘徊憂慘殿門尚閉不得進少頃開門同百官入范公時爲奉議耶祕書省正字神宗服藥已久徐王荆王數入問疾太母諭之曰自此不須來其後更不敢至禁中太母嚴禮法其意止爲宮人難迴避也出溫公記事

司馬植云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褙子十來歲孩兒着得者不得令人知次日惟簡袖進哲宗即位柩前衣此褙子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

社稷寸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世傳銅雀臺毫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然皆風雨彫鐫不可得而偽

范文正公日內殿講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乃云若無逸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晝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文孝公觀座右銘云怒者變常而逆德戕賊和氣和氣爲性命之本可不實之和順積中大盈若冲保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温公以楊子論性爲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莨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耳

或問學問求放心余曰曾於何處放今何處求如人失物下榜尋求須盡箇樣子於榜上方始可以尋求却煩孟子盡箇樣子使後學者求放這迴若尋得深藏牢閉將誠敬守定應是不教失了十年二十年一世一世開放門任雞犬不見操之則存向甚處着捨之則亡向甚麼處去也心是何物操是何人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後學朝聞

道夕死可矣將做一件天的大事斬却生根自無死
夢如何是生根無明是如何下手斬得如
仁義根諸心不知根那箇心識得心之體便知得身
之體知得身之體不妨說箇瞥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東陽黃汝嘉　刊
裔孫晁璪　東吳重刊

此明弘治十四年無錫華氏重刊百川學海本前錄提要并有翰林院典籍廳
關防一印知即四庫本之底本也唯中間補刊之葉頗多誤字館臣復以私意
臆改殊不滿人意暇當以原本校勘也　宣統庚戌小除夕國維記
次日以朱筆將補刊之葉校點一過原書末始無誤館臣所改亦有是處恨未得
寶文堂本一校之
庚宣統辛亥以晁氏三先生集本校過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